



《典籍周口》 智慧之光 道德经 随谈



扫码可在周道 APP 上观看
视频和《典籍周口》栏目稿件。

《道德经》第十一章

本期撰稿人:宋丹丹 老子学院(研究院)研究员
李晓英 周口师范学院老子暨中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传承优秀文化，解读历史经典，开启智慧之光。今天，我们一起学习《道德经》第十一章。

在生活中，我们常说“利用”某某东西，借助它的作用和力量达到某某效果或者目的，那“利用”一词从何而来？读过《道德经》第十一章后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我们常说的“利用”一词是出自老子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句话，而“利”和“用”它们是一种相对应的活动空间和关系。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原文：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本章通过讲述器物的实体部分和虚空部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二者只有相互结合才能发挥器物本身的作用，告诉我们一种相对论的辩证法，这也是《道德经》为何被世人称为中国哲学开山之作的缘由。在本章中，“辐”，是指车轮辐条。毂，指车轮中心有洞可以插车轮辐条的部分。当，是使用的意思。三十根辐条汇集到一个轮毂当中，有了车毂中空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埏埴，是指和泥制作陶器的意思，揉和陶土做成器具，有了器皿中空的地方，才有器皿的作用；凿户牖，是用木头凿制成门窗，开凿门窗建造房屋，有了门窗四壁中空的地方，才有房屋的作用，房子才可以用来居住，所以，“有”给人便利，“无”发挥了它的作用。

在我们的认知中，仿佛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有的东西，我们才承认其存在认为其有用，而对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虚空的东西，往往认为其不存在没有用途，一般人只注意到实有的作用，而忽略了空虚的作用。在本章中，老子不仅明确承认“虚空”也是一种存在，更是通过列举一个个例子来证明“虚空”的用处：车的作用在于行驶载运，器皿的作用在于盛放物品，房屋的作用在于居住，这是车辆、器皿、房屋给人的便利，所以说“有之以为利”。然而，如果车辆没有毂中

空的地方可以转轴，就无法行驶；器皿如果没有中间空虚的地方可以容纳，就无法盛放物品；房屋如果没有四壁门窗中空的地方可以采光和出入，就无法居住。这就是中空虚空的地方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说“无之以为用”。老子在这里举了车轮、器皿、房屋这三个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例子，难道仅仅只是为了讲空间构成和建筑美学吗？老子习惯借物说理，他再次利用物体当中的实有和虚空的特性，论证“有”和“无”之间的辩证统一又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事物之所以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不仅仅是靠它们“实有”的部分，更是凭借它们“虚空”的部分。所以老子在这里不仅说明“有”“无”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更进一步说明无形的东西能产生很大的作用，只是不容易被一般人所察觉。

老子的这段“因空无才有用”的论述，突破世俗之见，非常深刻。我们肉眼看到这个有形的世界仅仅是浩瀚宇宙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空气，看不到摸不到，可我们的生存离不开它；电波，看不到摸不到，可我们通信联络离不开它；我们的思想、感情、品德、理想是无形的，是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但谁又能说这些是不存在的呢？它们不仅存在，更决定着我们的方向和行动。与人相处，以诚善为上，欣赏别人是气量，赞美别人是肚量，二者都需要格局，但“格局”在哪里？“格局”是空，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但是，每个人的言行却彰显着“格局”。

关于“有”和“无”，除了在本章出现以外，第一章、第二章以及后面的第四十章中老子都提及过这两个字，虽然字体相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和范畴。第一章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和第四十章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中“有”和“无”是就超现象界、本体界而言的，是用来指称“道”，因为“道”是无形无色而不可见的，所以用“无”来形容它的特性，形而上意义的“道”向下落实产生天地万物时的一个活动过程则称为“有”。而第二章的“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和本章的“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中的“有”和“无”是就现象界而言的，“有”指的是具体实物，“无”指的是空间。其实，老子所说的“无”，用现代哲学概念来说，并不是指存在与否，而是指“存在状态”，也就是说，不是不存在，而是指一种虚无的存在。“有”和“无”的探讨旨在讨论现象世界事物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关联的问题。一切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事物有显的一面，也有隐的一面，有其表层结构，也有其深层结构，一般人只看到事物的显相，而没有看到事物的隐相。在这里老子特别把“无”的作用彰显出来，目的不仅在于引导人的注意力不再拘泥于现实中所见的具体形象，只注意实用的作用而忽略空虚的作用，更在于说明事物是在对立关系中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因而观察事物不能流于片面，思考问题不可出于单边。所以说，老子的有无相生理论是一种非常玄妙高深的智慧，我们人与人之间能有多大差别？差别就在于我们彼此不同的精神世界，可精神世界是大象无形的，同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如果只看到“有”的方面、“有”的实力，重功利而忽视大象无形的精神世界的伟大与作用，那这个社会终会进入一个病态的状态，对这个民族来讲更是一种损害。所以老子利用虚空的东西，大家都沒有注意到的东西来证明，来告诉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虚实相依有无相生的世界里。

从道家哲学的传统来看，老子对无之用的强调可以说是庄子提出无用之用的理论基础。庄子论述过一个大的命题叫“无用之用”，当一般人都追求着有用的时候，他却在倡导着无用。倡导无用是基于有用之害，他在《人间世》中批评眼光狭隘的人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这句话的意思是，山上的树木因其自身的用处而招致砍伐，油脂因为可燃而被烧掉，所以对于自然事物而言，有用可能导致人对它们的砍伐或者伤害。所以“无用之用”就是千万不要只看见有用的东西，

有时候无用呢，它反而有更大的用处。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自然不造无用之物，万物皆有其性，皆有所用，也各有所限，所以人称“无用”者，大多是眼下无用，或者是人们不能发现它的用途，不知其用而不会用，并非真的一无是处。对于庄子来说，无用主要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相比，庄子选择了退却，选择了“无用”这种知其不可而不为的生活态度，他要隐藏自己的才能，以全生避祸，这或许是庄子与世界之间一种紧张关系的反映，是一种抗议同时也是一种妥协，他以无用的态度远离世俗世界，追求心灵世界的逍遥。

“有”和“无”不仅充满了哲学和思辨色彩，更能体现出一种意境之美。如“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们仿佛看到天地之间一个孤寂的身影，伫立在黄鹤楼上，远远凝视着长江尽头那渐行渐远以至于消失在茫茫水天相接之处的一片孤帆，这寄寓了诗人多少惜别之情，这是中国诗词的留白。所以有形的东西可以观察到事物的界限和区别，而无形的东西可以让人感受到高层次的美妙境界，“无”是最高境界的“有”，最具神韵的“有”。“有”和“无”的结合，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有”之利和“无”之用，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元立体的世界。

天道贵无，人道贵有。生活中，我们定义幸福的标准往往偏向于有的范畴，有车有房，有权有势，但细细去想，人生最重要的应该是无，无病无灾，无忧无虑，有用的东西能够让我们谋生，无用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快乐。老子所说“空”和“无”，更多的是指省减、收敛和摈弃，这也是他反复讲述“不争”“不占”“不盈”主张的理论基础，老子对无的阐释教给了我们考虑问题应该多做减法：无奸诈之心，才有正直善良；无私心杂念，才有澄明清晰；无患得患失，才有宠辱不惊；无卑躬屈膝，才有堂堂正正；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有格调和尊严。③9